

笠翁文集

卷



武陽太守張芝



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

今天下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湖
上笠翁矣豈僅公卿大夫折節
下之乎緊惟明之中晚士名噪
當時者前無若李卓吾後無若
陳仲醇然卓吾之名多由焦公
弱侯重仲醇之名多由董公元

宰重若吾笠翁則無待而興者
即世之推重吾笠翁也固不乏
弱侯元宰若而人然吾不能知
誰為弱侯誰為元宰矣笠翁遊
歷徧天下其所著書數十種大
都寓道德於詠詠藏徑術於滑
嵇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

不知者以為此不過詖譎滑稽
之書其知者則謂李子之詖譎
非詖譎也李子之滑稽非滑稽
也當世之人盡聾瞶矣吾欲與
之莊語道德固不可既欲與之
莊語徑術復不可則不得不出
之以詖譎滑稽焉昔魏文侯聽

古樂則惟恐卧聽今樂則不知
勞有以尔璿則有進焉夫天垂
象聖人則之易之所言無非象
也不必有其事也然而有其理
即有其象有其象即有其事上
古之所無安在非今日之所有
今日之豈無安知非後世之所

一家言釋義

即自序

一家言維何余生平所為詩文
及雜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
集名乃余獨異其辭者維何曰
凡余所為詩文雜著未經繩墨
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
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

自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
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摹倣希
異於其中也摹倣則必求工希
異之念一生勢必千妍萬態以
求免於拙竊慮工多拙少之後
盡喪其為我矣蟲之驚秋犬之
遇警斯何時也而能擇聲以發

乎如能擇聲以發則可不吠不
鳴矣然是說也止可釋余一家
言不可以之概天下凡詩文之
不能求肖於人者必其天之不
足而氣力學識均有以限之也
天人既足我欲仁斯仁至矣有
力能鞭策古今而古今不為我

用者乎我肖古今古今亦盡謂
肖我是同文之書家絃戶誦之
文傳於後也必矣一家云乎哉

時

康熙壬子仲秋之七日

湖上笠翁李漁自述

有百世可知非誣也詩何以不
刪鄭衛也春秋何以有持筆定
哀何以多微詞此何一非聖人
之詆譭滑稽乎故使李子生於
春秋登仲尼之堂入仲尼之室
自無道桓文之事使至人生於
今日而拘守一先生之言深

衣幅巾正色莊語夫人曰此為
道德此為徑術吾知愚者聽之
無不卧才者聽之無不拂衣起
走然則笠翁雖欲不詆譭滑稽
不可得矣李子久遊湖上收烟
霞風月之聲光於詩囊琴匣中
宜其發為文章竒涌而澹冶至

其所過名山大川無不表章煥
發司馬子長復作不知誰為伯
仲也笠翁來遊閩璿亦客閩交
一臂於榕陰之下賦詩贈答璿
又請先生悉發底蘊因得所著
一家言全書而快讀焉雖王侯
之榮神仙之樂不是過矣是為

序

康熙九年仲秋初吉山陰同學

色璿題時適屆

笠翁覽揆之辰遂以為壽

弁言

湖丘芷翁先生聲靈北王名
重南金海內文心無不奉爲
宗匠羅林詞客孰不視爲指
南其生平著述甚夥雖裨史
傳竒夫大有關於心世道
姑不具論其最膾炙人口者

胎詩文之一家言詩餘之耐
歌詞讀史之論古閒情出偶
寄皆不旁前心之一蓄末拾
名涿出一唾誠哉聞合雅之
英華啟後心止齷齪不跽而
走天下近百事於茲矣但所
替皆各成一冊撝取者見先

生之班即欲闕先生出全軀

如豈浮屠者必至九級始魁

曠觀存名山香火歷幽邃方

云興盡每至坊間咸以先生

全集爲詢故持取先生出雜

著合成一書校其魯魚正其

永豕集衆腋引爲裘宵明珠